

Mathurā



印度秣菟罗 早期佛教造像研究

赵玲著

上海三联书店



印度秣菟罗 早期佛教造像研究

赵玲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秣菟罗早期佛教造像研究/赵玲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ISBN 978-7-5426-3811-3

I. ①印… II. ①赵… III. ①佛像—造像—研究—印度
IV. ①K883.5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9598号

印度秣菟罗早期佛教造像研究

著 者 赵 玲

责任编辑 钱震华

特约编辑 黄 亨

装帧设计 孙豫苏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21.5

书 号 ISBN 978-7-5426-3811-3/J·137

定 价 48.00元

序 言

佛教是东方世界最重要的精神信仰,由其衍生出的艺术品几乎涵盖着整个东方大地。对佛教艺术的研究,欧日学者对印度、中亚等地佛教遗迹的考古和研究开始较早,从19世纪开始,欧日学者就已经陆续在印度、中亚、中国等地进行挖掘考古活动。而中国由于政治、经济等历史的原因,对佛教艺术的源点印度佛教造像的研究,近年来才刚刚起步。尤其是对古印度早期佛教造像中,诸如产生时间、地点,以及早期佛教思想与佛像产生的关系等研究,几乎一片空白。

近百年来的研究,欧日学者基本上理清了犍陀罗、秣菟罗以及阿玛拉瓦蒂佛教造像三大系统,这为佛教艺术的研究,打开了最初初识的大门。但由于两千年来的漫长历史,又由于印度文献资料缺乏,留下了许多尚无法理清的问题。特别是佛教造像起源的三大造像起源点,哪个点上最先产生佛像。以往的研究,欧日学者往往过分强调佛像的犍陀罗起源说和强调西方中心的希腊罗马传统说,这种观点几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通行意见,而同时期的秣菟罗和阿玛拉瓦蒂两大佛教艺术流派却长期未得到充分的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受海外学者的影响,认为佛像起源于犍陀罗,并从西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近数十年来,才开始倾向于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南方,存在着一条传播路线:经云南和四川,在长江沿线自西向东传播,形成了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传播系

统,并对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认识,是基于国内的文物考古发现和海外学者对古印度早期佛教造像的调查研究。中国四川发现的东汉佛像遗品的秣式元素,为佛像的秣菟罗起源和佛像的印度本土起源提出了有力的证据。

本文作者赵玲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印度佛教艺术的研究。她清楚印度造像对中国佛教造像的影响。在印度对中国造像影响的三次浪潮中,首先是贵霜王朝的秣菟罗造像对中国早期佛教造像产生的影响。实际上,这部著作既对深入研究印度佛像的起源,秣菟罗造像的风格等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为研究中国佛教造像起源作了重要的基础工作。我知道她以此为研究课题的本意。

本著作有许多闪光点。一是这本著作是中国学界第一次对中国早期佛教造像源点的中印度秣菟罗流派深入研究的专著;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佛教艺术从无佛像向佛像出现的过程,佛像形制与土著药叉神的关系;以及在贵霜时代,秣菟罗和犍陀罗、阿玛拉瓦蒂三大造像流派的风格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赵玲对印度早期佛教造像的研究,得益于她的勤奋刻苦和英语的熟习能力。近年来,为研究这个课题,她翻译了大量欧日学者研究的著作与相关资料。可以认为,这部著作,是她多次亲往印度及中国实地考察后,在众多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值得研究佛教艺术的同行们读一读。是为序。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

阮荣春

2012年元月

摘 要

佛教造像,即释迦牟尼佛的人格形象,是何时、何地,在怎样的背景下得到创造和表现的?早期佛像是如何被接受,并得到发展和传播的?这些问题是印度美术史,甚至是佛教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本文将要追踪和探秘的问题。

纵观古印度整个佛教造像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经历了孔雀、贵霜、笈多三大艺术的高峰,实现了从无佛像到佛像的伟大变革。贵霜时代正是这一变革的重要历史阶段:西北部的犍陀罗(Gandhara)、中部的秣菟罗(Mathura)和南部的阿玛拉瓦蒂(Amaravati)三地几近同时创制了佛陀形象,形成了早期三大造像艺术流派。然而三大佛像起源点孰早孰晚,至今仍是学术界的一大难题。近年来,中国考古的发现,证实了秣式因素在中国东汉时期的传播,为秣菟罗佛像率先创制提供了诸多可能的依据。并且,秣菟罗佛像从贵霜样式向笈多样式的演进和向域外的传播,在佛教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正是这种笈多样式的佛像。相比较而言,犍陀罗在历史中所波及的范围和扩散的时间上,更像是一种地方风格,以往的研究是过于夸大了它的影响。

秣菟罗佛像的诞生,是依据土著达罗毗荼偶像和耆那教祖师像为原型在中印度独立起源的,秣菟罗地区是自发地产生了佛像。秣菟罗

地区具有土著达罗毗荼偶像崇拜传统,加上新盛的婆罗门教、耆那教偶像崇拜的发展,造像条件得天独厚。佛像最初的相容表现,并未体现佛像的三十二相好。尽管“相好”的概念在古印度大士或转轮圣王造像中已经形成,但是肉髻相、螺发右旋、手指带蹼、垂手过膝等相好标准的形成至少晚至公元2世纪后才逐渐在佛像中出现。事实上,佛教并不具备造像传统,佛像制作的标准也是依据转轮圣王的规范逐步创立的。

众所周知,佛像诞生以前,曾经历了长达数个世纪的“前偶像时代”,佛像是不被表现的,佛陀形象在秣菟罗的确立过程,是以当地土著偶像为原型的,佛教中并未出现所谓的禁止造像的限定。秣菟罗佛像最初出现的时候,铭文刻写为“菩萨”、“世尊”等称呼,事实上,也是源自土著人民对药叉神灵的尊称的传统习惯。可以说,佛像对土著神灵供奉传统的模仿,是释迦牟尼最终实现了从“真实的佛陀”向“神化的佛陀”转变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与犍陀罗王子装扮的“真实的佛陀”相区别。

早期犍陀罗和阿玛拉瓦蒂两地佛像的印度传统,是秣菟罗佛像率先创制的依据。以往研究通常强调佛像的犍陀罗起源说和佛像的希腊传统,却往往忽视了犍陀罗佛像中继承的印度古风式传统渊源。犍陀罗希腊化的佛陀特征事实上是以当地雅利安人种为模特的,不应当与“希腊样式”一概而论。犍陀罗和阿玛拉瓦蒂的中印度土著偶像元素,证实了犍陀罗佛像与秣菟罗同为印度本土起源的可能,也是本文探讨佛像起源点的新视角。随后,秣菟罗在结合了犍陀罗和阿玛拉瓦蒂的风格之后的秣菟罗新样式孕育了笈多艺术。

本文鉴于秣菟罗佛像在佛教造像历史中的重要性,围绕秣菟罗早期佛像的风格特征,对秣菟罗佛像起源说,佛像在秣菟罗地区接受的历史原因,以及秣菟罗佛像介于犍陀罗和阿玛拉瓦蒂两大流派的同时发展中向笈多样式的演进,和向中亚、中国等地的逐步推进等问题,逐一进行讨论。

ABSTRACT

When and where did Sakyamuni buddha image create? And how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How can the buddha image be accepted by the buddhists, who actually made great effort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the buddha icon. Such important questions as other complicated and mysterious ones, involving Indian Arts, especially buddhist history will be solved in this paper.

In the whole progress of Buddhist art's development in ancient India, there are three major eras — Maurya, Kushan and Gupta Empire, which accomplished the great reformation, from pre— icon era to icon era. It was Kushan period that played the important role. At that time, three major art schools of Buddha image were created spontaneous practically in three places of Gandhara in Northwest India, Mathura in Middle India and Amaravati in South India. Then the buddha icon turned up. Which school was the first place having made the buddha image, was a difficult question argued by scholars for many centuries. These years, there are not only some legends proving that the buddha image origins at Mathura, but also the convincing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which is the 125 ear buddha image was excavated from China dressed in

Mathura style. Meanwhile, the 125 year buddha takes the Kanishka era forth to A. D. 78. Contrary to Mathura, Gandhara school just as a local style should reexam its position in early buddhist art in India.

As a prototype, Dravidian and Jainism images gave birth to Mathura buddha. Nevertheless, Mathura buddha turned up spontaneously. The Statue depended on traditional Dravidian, Jainism, and Brahmanism mode. The prime appearance of the buddha, didn't possess all the characteristic marks or a Maha—Purusa on the oldest images. Actually, usnisa, ajanubahu, pralambakarnapasa, visalavasa, and jalangu—likara didn't show as a standard in later buddha images' making, until as late as the second century. The reason is that buddhism did not have an image—making skill, and all the characteristic marks of buddha also relied on Cakravartin images.

As is known to all, buddhist art experienced a pre—icon progress. At that time, there are no images of buddha. However, we have found no forbiddance of buddha image—making. While at prime time, images were mostly inscribed “Bodhisattva” and “Bhagavat” as their names, instead of “buddha”. In my opinion, the act of naming was also rooted from Yaksa. Therefore, this is why buddha in Mathura was worshiped as a divinity radically, distinguished from Gandhara image, which is dressed in Pince costumes, for Sakyamuni buddha as the human.

Early Gandhara and Amaravati icon mode, can be disproof Mathura created buddha icon firstly. Former scholars emphasized mainly on buddha originated from Gandhara, and Gandhara buddha originated from Greece image—making tradition, but neglected the point of Indian ancient customs in Gandhara mode. Meanwhile, Indian ancient customs in Gandhara and Amaravati school, also approved the possibility of buddha originated from Dravidian. This is a new point of view in this article. After Kushan empire, there formed a new Mathura buddha style, which was combined Gandhara and Amaravati styles of sculpture

skill, with Mathura itself, and turned up to Gupta type in the Goden ag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reation of buddha image of Mathura school in early period, and different stages in progress, tells the probability of buddha originated in Mathura, and the acception of buddha image in Mathura. After the combination with Gandhara and Amaravati, Mathura buddha kept a longer life. To 4th centery, Mathura buddha evolved a new style, which was famous as Gupta school, and this school spread to far east and China later.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2
一、研究目的	2
二、研究意义	3
第二节 以往的研究情况	4
第三节 本书的创新点	11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	13
一、研究方法	13
二、研究思路	14
三、内容框架	16
第一章 佛像诞生秣菟罗的故事文本	19
第一节 佛像起源的传说	20
一、摩罗幻化佛陀的传说	20
二、优填王造像的传说	22
三、中国东汉传入佛像的传说	24
第二节 与早期造像有关的佛典记载	25
一、律藏中的记载	25
二、其他佛典的记载	26

第二章 秣菟罗早期佛像遗品和编年	29
第一节 秣菟罗的主要佛教遗迹	30
第二节 秣菟罗的奉献铭和纪年法	35
一、雕像的奉献铭书体	35
二、贵霜诸王的纪年	36
第三节 有纪年和奉献铭的佛像	39
一、有纪年的佛像	39
二、无纪年,有奉献铭的佛像	70
三、纪年铭和样式不相符的像例	81
第四节 秣菟罗佛像的类型和式样以及编年	91
一、袒右肩立像(前贵霜—公元2世纪初)	92
二、袒右肩坐像(前贵霜—公元2世纪初)	102
三、通肩立像(公元2—3世纪)	115
四、通肩坐像(公元2世纪上半叶—公元3世纪末)	119
第三章 秣菟罗初期佛教造像印度特征的形成	137
第一节 初期佛像的相容特征	137
一、三十二相的问题	137
二、像型特征	150
三、僧服和装束	165
第二节 初期佛像的形制特征	172
一、古风药叉式立像	172
二、瑜伽修行“莲花跏趺”坐像	176
第四章 佛像在秣菟罗最初的确立	183
第一节 前偶像时代	184
一、舍利与造塔	184
二、象征物的艺术表现	189
三、“前偶像”时代的必然性	192
第二节 秣菟罗地区的本土造像传统	193
一、土地精灵药叉	194
二、水精灵那迦	206

三、修行者耆那祖师	218
第三节 “菩萨”铭造像的开端	229
一、初期“菩萨”铭尊像	230
二、“菩萨”铭的诸种说法	235
三、“菩萨”术语的由来和佛陀身份的证实	237
四、“菩萨”铭佛像向菩萨诸像的展开	240
第五章 秣菟罗佛像起源的论证	243
第一节 秣菟罗造像对中国的影响	244
一、从丰都 125 年佛像看佛像的秣菟罗起源	244
二、中国汉晋时期南方佛像的新发现	246
三、秣式风格在中国最初的传播	252
第二节 犍陀罗初期佛像的本土元素	254
一、犍陀罗地区和历史背景	254
二、犍陀罗初期佛像的土著传统	258
三、犍陀罗在秣式基础上的革新	271
第三节 阿玛拉瓦蒂佛像的秣式元素	274
一、南印度的历史和遗址	274
二、阿玛拉瓦蒂佛像的发展阶段	276
三、阿玛拉瓦蒂佛像的造型和相容特征	282
四、阿玛拉瓦蒂佛像跏趺坐法的溯源及传播	286
第四节 秣菟罗佛像起源说	294
一、印度古风式的秣菟罗佛像	294
二、秣菟罗“神化”的佛陀理念的传播	298
第六章 秣式佛像向笈多样式的演进	301
一、秣菟罗佛像的起源与混流	302
二、秣菟罗本土样式的复兴和向笈多样式的演进	302
 图片出处略称	 305
参考文献	309
后 记	331

绪 论

印度,最让人惊叹的莫过于宗教的多元化。这里起源了佛教、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印度北部城市秣菟罗(Mathura),更在印度宗教史上有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这里不仅是传说中黑天神克里希那(Krishna)的诞生地,也是婆罗门教的前身薄伽梵派(Bhagavata)和耆那教(Jainism)的发源地;从佛陀在世时开始,这里就是佛教的重要据点,佛陀曾游经此地宣教。印度民间至今流传着关于佛陀与当地土著神药叉(Yaksa)的传奇故事,就在此发生。秣菟罗与佛教关系的最为有力证明还是这里繁荣的佛教艺术。

秣菟罗的地理位置使它自古以来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心。公元前6世纪佛陀时代,秣菟罗是古印度十六国之一苏罗森那(Surasena)国的都城,随后经历了孔雀王朝、巽伽王朝,至公元1世纪塞种人(Scythian)^①成立贵霜王朝,秣菟罗成为贵霜帝国的冬都。从贵霜王朝开始,佛教在秣菟罗经历了孔雀和巽伽朝的无佛像时代趋于成熟,并与原始信仰结合,开创了佛教造像活动。大量有纪年或无纪年的单尊佛陀像、“菩萨”像、三尊佛像、浮雕佛像等形态的佛教造像遗存在此出土。与秣

^① 斯基泰人(Scythians),又译西古提人、西徐亚人或赛西亚人、塞西亚人。中国《史记》、《汉书》称之为塞种、尖帽塞人或萨迦人,是史载最早之游牧民族。

菟罗几乎同时,在贵霜西北部犍陀罗和南部阿玛拉瓦蒂也开始了佛陀人格表现的阶段。这个时期在印度佛教史上是继象征物时代之后的又一次高峰,是佛教艺术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佛教造像兴起并在贵霜王朝繁荣了长达两个多世纪之久,为满足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需求,秣菟罗的作坊日以继夜地制作佛像。然而,随着贵霜王朝的分裂,佛教造像艺术逐渐走向衰落,也孕育着笈多黄金时期的来临。秣菟罗早期佛教造像的历史时期,大致与贵霜王朝的时间段相吻合。本文将对贵霜朝秣菟罗的佛教造像进行分析和研究,评估其历史意义和地位。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佛教造像在贵霜王朝前后出现,并形成了三大佛教造像流派,包括印度中部秣菟罗流派、西北部犍陀罗流派和南部阿玛拉瓦蒂流派。这三大流派在同一历史时期创制了佛像,实现了佛教艺术的大变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长期以来,这三大流派的佛教造像孰先孰后,以及如何相互影响促进佛教艺术发展,作为佛像起源时期的关键问题,争议至今。受到中国佛教艺术在佛像起源不久之后发展的启发,有必要对秣菟罗佛像起源点进行探讨。

20世纪90年代,阮荣春先生提出了“佛教南传系统”的观点,指出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是受秣菟罗风格的影响,佛教及佛教艺术最早由滇缅道从印度传入中国。这一观点,使得印度秣菟罗流派的佛教造像在佛像起源阶段的重要性开始受到重视。近年来,中国南方考古陆续出土佛像的秣式因素,再次为佛教造像的起源点和佛教艺术的传播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而对佛像起源点的深入探讨,也对早期佛教造像具有直接启示,中国佛教艺术的开始,与古印度的这些早期佛教艺术密不可分。

基于考察秣菟罗佛像与中国佛像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印度早期佛教造像的情况,我们组成了相当规模的考察团,对印度进行了早期佛

教艺术的实地考察。我们先后考察了新德里国立博物馆、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孟买的威尔士王子博物馆,秣菟罗、勒克瑙、巴特那、金奈等地的政府博物馆;礼拜了佛陀悟道地菩提伽耶,初转法轮地鹿野苑,涅槃地拘尸那迦等佛教圣地;考察了桑奇、巴尔胡特、阿玛拉瓦蒂、龙树山等著名佛教遗址,掌握了大量佛教造像遗品的第一手资料。

二、研究意义

首先,近年来在我国四川发现的诸如东汉延光四年佛像、四川彭山汉墓发现的摇钱树坐佛像等,是古印度域外发现的最早佛教造像遗品。佛像呈现显著的秣菟罗风格。古印度早期秣式佛像在远隔千山的中国巴蜀大地的发现,足以令人惊叹。由此可以推知,当时秣菟罗佛教造像在印度的盛行和传播相当广泛。据此也可以反推古印度,至少是在公元一世纪,已出现了较多的佛像,佛像起源的年代至少可以推前半个世纪,这对中国佛教艺术首次繁荣的探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如上所述,秣菟罗至少在公元1世纪就出现了佛像,尽管在犍陀罗和阿玛拉瓦蒂两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佛陀尊像,但是这两大流派在印度艺术史上仅仅作为一种地方风格流行。相对而言,贵霜秣菟罗“薄衣贴体”的古风佛像到了笈多王朝,创造了“湿衣佛像”,代表着印度古典艺术的最高成就,印度佛教艺术达到了鼎盛。因此,源于印度传统的秣菟罗早期佛像雕刻,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磨炼最终达到了质变,完成了向笈多样式的转变。秣菟罗流派在古印度佛教造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犍陀罗、秣菟罗和阿玛拉瓦蒂三地,相比较而言,阿玛拉瓦蒂和秣菟罗的联系更多一些,呈现了纯印度的本土风格;犍陀罗与秣菟罗同属贵霜王国,两地的联系较为频繁,但是两地表现了完全不同的造像传统。在学术界,通常将犍陀罗流派的佛像定义为受希腊神祇的影响所致的希腊样式。尽管事实上,我们不可否认犍陀罗具有波及而来的希腊、罗马元素,但是希腊神祇并未出现过禅定的坐姿形制,且立像的施无畏也是达罗毗荼的土著样式,印度土著的造型传统占据了更为主

要的地位。这样的事实不仅可以否定佛像的欧洲起源,也再次提升了秣菟罗流派在佛教造像起源中的历史重要性。犍陀罗的造像是否源自希腊、罗马传统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节 以往的研究情况

第一,关于佛像起源点的诸种说法

对印度佛教美术的研究,首先是西方学者最先涉及的,后来又有日本和斯里兰卡学者的参与。主要分成两大阵营,以富歇(A. Foucher)为主的欧洲和日本学者主要支持犍陀罗佛像起源说,支持佛像率先由犍陀罗地区依照希腊神祇的模型制作,并随后成为秣菟罗和阿玛拉瓦蒂地区佛像的模范;斯里兰卡学者库马拉斯瓦米(A. K. Coomaraswamy)则认为佛像起源于秣菟罗,提出佛像本土起源的论点。也因此,同属印度起源的阿玛拉瓦蒂流派开始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尽管如此,对犍陀罗艺术的极度热衷和过分关注依旧是学术界对古印度佛教艺术研究的现状。

(1) 希腊影响说

犍陀罗艺术是印度美术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因为涉及希腊罗马的影响和佛像的起源问题,特别引起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20世纪初期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J. Marshall, 1876—1958)曾担任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主持过犍陀罗地区咀叉始罗古城(今塔克西拉)、印度河流域古城遗址的发掘。随后日本京都大学调查队也在印度主要佛教遗址展开过相关调查。通过欧日学者的努力,为研究和探讨佛教艺术在印度的起源等相关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考古资料。但同时我们发现,他们的发掘主要集中于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地区,对犍陀罗的关注热情远远超过了中印和南印。究其原因,不外乎欧洲中心论,认为佛像的产生与欧洲文化是密切相关的。

20世纪初,法国东方学家阿尔弗雷德·富歇的巨著《犍陀罗的希